

# 刘庆邦：纸上行路五十年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颖 实习生 陈紫烟 陈祉辉

著书者说

1996年，报告文学《生命悲悯》推出。全文从生命价值出发，用撼人心灵的事实书写了对矿工的深厚感情以及遇难矿工家庭承受的巨大苦难。作品以报纸转载、广播站广播、班前会诵读、文艺队节目改编等各种形式，山风般刮遍全国煤炭系统。2023年6月，万字创作谈《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发表，刘庆邦回忆起《生命悲悯》的写作前后，写道：“用文艺作品为矿工服务，不只是一个宣传口号，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实实在在的举动，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良心之功。”

2000年中篇小说《神木》发表，故事源于矿区的真实案例。3年后，导演李杨带着《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问鼎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我写过不少柔美的小说，是对田园的一种回望，寄托着一种乡愁，因为拉开了距离，完全是带着一种审美的诗意眼光在看待农耕生活；煤矿生活与现实比较近，有时有一些极端的表现，像《走窑汉》《神木》都显得严酷。写作风格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内里它们是一致的。文学的功能首先是有生命的，但还需要反思，二者不矛盾，尤其是我一直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生活中的矛盾是不能回避的。”刘庆邦告诉记者，年岁渐长，心脏应对有深度、有激情的现实题材创作承受力要弱些了，但“小说在现实结束的地方开始……”

他的朋友用老北京话劝诫道：“做人可以老实，写小说不可以太老实。要敢抡！”

“老实有什么不好呢？”刘庆邦反问道。

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他从来都在和自己较着劲儿，一较半个世纪。

## 向熟悉的地方行进

刘庆邦爱写普通人、写生命的共性、写现实主义，认为道法自然，强调自然与朴实的语言，强调短篇小说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如入田野、草地、繁花、水流般自然；指出闲笔不闲，闲笔是“古道西风瘦马”，塑造的是小说的综合形象，好的小说闲笔精准、简单，宛如电影的后景。

刘庆邦的授课、讲座，不平地起高楼，而是把自己半生创作经验和从业感受掰碎了，一块一块讲；不谈文论、不搬理论，而是以创作实践讲创作技巧、以创作困境讲创作问题。

在讲座《小说创作的虚与实》现场，省作协会员张昱煜说：“他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碰撞，输出的全是干货。”

在刘庆邦看来，解决小说创作的实与虚，是伴随创作者一辈子的问题。写太实而没有用虚写之光照亮小说、没有和现实拉开距离，是目前的中国作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结合自身创作，讲解虚实结合的方法，认为虚应该源自实，虚应该落在大地上。在《神木》中，他在现实案例之外虚构了一个高中生寻父的情节，这样的创作安排成为小说的虚构点和故事情节的切入点，也让孩子的内心与现实世界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明暗关系。他欣赏海明威、契诃夫、鲁迅和沈从文的创作，又列举了《务虚笔记》《虚证》《年月日》等作品，讲述如何从虚回归到生活中。他鼓励小说向诗歌创作学习、向音乐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审美，在司空见惯里发现诗意，树立自觉的虚写意识。

而针对什么是虚、什么是实，他又详细列举了树与风、形与象、山与云雾等虚实关系，鼓励创作者运用好熟悉的、故乡的资源，解决好写作中最重要的虚——思想之虚。

2013年中秋，刘庆邦打算前往河南大平煤矿，为长篇小说《黑白男女》作调研时，收到了一封来自墨西哥孔子学院的讲学邀约——西班牙语中短篇小说集《神木》墨西哥读者见面会。

他没去过墨西哥，很想去那儿走一走。

然而，《黑白男女》是他内心的“债”，他背负多年，“还”不安宁，此番好不容易能成行，不去，定点深入生活的计划有可能落空。

他思来想去，婉拒了墨西哥的邀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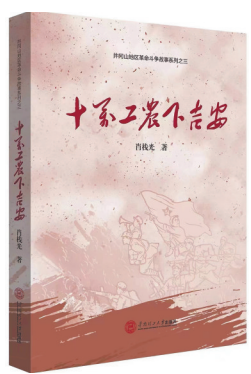
“坚持向近处走，不向远处走；向熟悉的地方走，不向陌生的地方走；向深处走，不在表面走；在一个地方走，不到处乱走。”这是他对虚实结合写作原则的亲身践行，也是一个从乡村和矿区走来的朴素作家面对文学的诚实选择。

无数个岔路口、无数个细小而普通的选择，汇成了漫漫人生路。是那些微小而重大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将去往何方。

一本好书

# 真正的共产党人 从不畏惧艰难

□ 夏斌



肖光光 著  
《十万工农下吉安》  
南昌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我到吉安和井冈山转了一个星期，了解一下革命老区的历史变迁。一切都是这么新鲜、安宁，我对老区肃然起敬。2023年国庆，我又去了一次吉安和井冈山，其间，手边书是肖光光的《十万工农下吉安》。

本书是肖光光中年创作的一部力作，和《万安星火》《八十农民上井冈山》《高原雪里红》一起，成为他的代表作。《十万工农下吉安》2022年一出版，就引起党史学界的关注，众多红色文学爱好者也对这部作品表现出较大兴趣。

《十万工农下吉安》写的是1930年10月初，吉安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赣西南特委、赣西南苏维埃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红三军团齐聚吉安城下，剪掉了敌人的铁丝网，填平了吉安城外的壕沟，冲破国民党军事集团驻吉安城守军的阻击阵地，浴血奋战攻进了吉安城的故事。老区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人民政府，解决了赣西南人民生活日用品和食盐、煤油严重短缺的现实问题，赢得了全国人民向往红色根据地、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与决心。攻取吉安城之后，赣西南老区许多一小块一小块的根据地，顿时连成了一片，给中国革命的精神性重塑增添了力量。

赣江边，吉安城清早下着小雨，我站在茫茫江面眺望，远眺朦胧，排浪拍岸。堤岸远处建满了房屋。我轻轻拍打着被细雨濡湿了的水泥护栏，不禁遐思，当年的赣西南老区人民是多么勇敢顽强，不畏艰辛不畏牺牲地攻打吉安城，这段血与火的历史里所涌现的英雄和信仰坚定的人物，令我心潮澎湃。

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初期，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敌多胜少。十万工农第九次攻打吉安城取得胜利，是在不断总结前八次攻打吉安城失败的教训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引擎作用。革命前辈和老区人民的真诚友爱团结以及他们对党的信仰让人崇敬。这是肖光光小说一贯的主题，在本书中也不例外。

本书中，作者旗帜鲜明地歌颂了赣西南老区人民超乎寻常的牺牲精神和非凡坚定的信仰境界，同时，又让人体味到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坚信劳动人民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然而，革命根据地的赤卫武装仅仅是大刀、梭镖、长矛加少量的步枪。浓浓的英雄主义掩不住牺牲、奉献和沉重的悲愤，抹不掉孤独、寂寞和深沉的悲壮。作者的文学风格，从《万安星火》到《十万工农下吉安》臻于成熟。人物形象饱满、富有感情；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行文简洁凝练；对话富有诗情，战斗场面让读者心灵受到震撼。

读完《十万工农下吉安》，掩卷深思，作品朴实、真诚、符合历史，不失为一个接地气而折射历史光辉的好故事。



刘庆邦生于1951年，河南沈丘人，评论家胡平称他为“正典作家”。他的确符合人们对于传统作家的期待：儒雅、勤勉、谦逊、真诚。

近日，作家刘庆邦做客省文联江西文艺名家讲堂，记者和他面对面聊了聊他创作的那些事儿。

## 柔美与酷烈

乡村的柔美和矿区的酷烈，这两种看起来矛盾的创作旨趣和迥异的写作风格，在刘庆邦笔下长期共存着。

他书写柔美的乡村题材，师法京派小说家，最终抵达自身的圆融。1980年，“沈从文”三个字第一次钻进29岁的刘庆邦的耳朵。当年，他在《北京文学》读到了汪曾祺的《受戒》，太喜欢，反复读，一遍又一遍嚼不够。他给好朋友、时任《北京文学》的编辑刘恒打电话。刘恒说：“你要喜欢汪曾祺你就去读他老师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的小说写得更多。”那时，市面上鲜少有沈从文集，只有一家香港的出版社刚出版了12卷本。刘庆邦在王府井书店找到了其中的9卷，一口气全买了下来，“第一次花那么多钱买一个作家的书，从短篇、中篇到长篇小说，从文论到讲演稿、通讯，我一篇不落地看着”。刘庆邦不讳言自己的写作一开始是有模仿性质的——模仿沈从文的叙述方法和结构——一直到迈过那个阶段，找到自己。

刘庆邦在乡村生活了19年，他的短篇小说《梅姐放羊》《春天的仪式》《鞋》《遍地白花》充满诗意，洁净灵巧，田园意趣十足。对于京派作家，他有自己的判断：“汪沈二人语言风格接近，但汪曾祺的审美多弘扬人心向善，沈从文则意蕴更为丰富。”

半生煤矿写作，刘庆邦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苍凉冷意的文学世界。这里有大地悲凉与生之艰难，有基层的酷烈现实与人性的恶，更重要的是，有普通煤炭工人大写的人格与尊严。他在矿上工作9年，在《中国煤炭报》工作23年，成为专职作家后沉下身子蹲在矿里，把自己还原成一名矿工，住工棚、拿铁盆吃员工食堂，老老实实观察、听故事，临回时居所记日记，“在现实结束的地方”起笔飞翔。

1985年，矿区题材作品《走窑汉》发表，开掘煤炭工人人性的光明与灵魂的纵深，多年来被视作刘庆邦成名作。



# 与田野相遇

□ 邓涛

《大山里的菖蒲——一名文艺工作者的驻村日记》是我2023年阅读的最后一个文本，出人意料地感动。

2020年，青年干部刘帅受省扶贫办、省委组织部、省文联委派赴抚州市南城县委渡溪乡太坪村，驻村近两年。在一场历史性、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开朗、好奇、快乐，原汁原味地完成了近300篇、30万字的纪实文本。

这次写作是他精心准备的，清晰的线索与逻辑缓缓流淌着时光的节奏。乡村与农民唤起了文艺工作者写作的激情，他感觉不到远离城市的孤独，他找到了旷野的浪漫，触碰各种乡间故事、人物，他需要一吐为快。记录的意义在于为自己、也为社会留下一份底稿。

他放低自己，融入村庄，像一位入户的新村民，字里行间现出纯粹。“今天到养殖场，黎大哥高兴地说，刘帅，你看，现在小猪跟我熟悉了，刚送来时都不让我摸，他边说边用手挨个摸着小猪仔们的头，小猪仔像极了一个个受宠的孩子，摇头晃脑地拱到黎大哥这边。”“今天又有600多个鸡蛋即将要发往南昌，‘太坪五黑’开始慢慢地名气大了起来，‘好吃不怕贵’，是这句广告语吧，用来形容我们渡溪的鸡蛋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全过程的书写，一种刻骨的身心历程。个体情感融入大时代的场景，细节在笔下流露，刘帅的那些日子一天一天复现，每一天生活、工作的剪影都定格在文字里，朴实的语句恰是他真心所在。他感受着粗粝的乡村在深刻转型中急促变化的脚步，完成了一名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扶贫自述，从这个角度讲，是一种新意。乡里人与城里人的眼镜子，两种不同的角色，他们成了兄弟。他接受了特殊的洗礼，这是村庄带给他的，与泥土真切拥抱，他成了“咱村庄里的人”，“时间从不会停留等待任何彷徨”，他以理性的观察者与参与者的身份，显现出满满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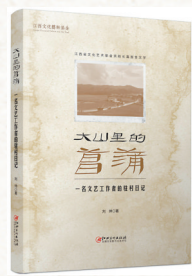
离开村庄时，他是悄悄的，实际上在掩饰他的失落与不舍。他重返城市生活的日

常，脑中却不断浮现从贫困村逐渐成为脱贫村的太坪，惦念着渡溪乡太坪村的同事们，以及依靠勤劳的双手实现脱贫的黎小平、夏天丁……每个人都化为他心中的风景，以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慢慢开始习惯了单位的节奏”。这是生命里一次重要的获得，他对太坪的依恋，也许只有倾泻在文字中，才能得以安抚。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积蓄之地，他想到太坪的菖蒲，深情地说：“这里的每一盆菖蒲都是我们踱水从大山溪水间捡拾而来，从酷暑的六月到寒冬……它们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它入盆，看它生根发芽，看它茁壮成长……”

菖蒲拥有的隐喻贯穿始终。菖蒲是什么？这种传统精神里的灵草，不仅充满野趣，还寓意脱俗出尘的高洁、吉祥，是整个文本具有了心灵意义，也是自我生命与村庄影像的伸展。他把这次下乡当成灵魂之约，在刘帅看来，菖蒲像极了驻村干部不怕吃苦、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精神状态。

一个年轻人的价值在这种特殊工作里得以提升。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开心地谈论着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这种特殊的价值超过一切艺术头衔与荣誉。他为何有这么一段经历而自豪。几年过去，他与面貌更新的村庄彼此遥望，未来很多年，那个村庄还在他的文本里，熠熠生辉。



《大山里的菖蒲——一名文艺工作者的驻村日记》  
刘帅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 书中自有风景

□ 汪翔

曾听到一句富有诗意的话——书开烟霞，这句话说得真好。用一句通俗的话替代就是书中自有风景。

的确，书如山水。好书是好山水。有些书，看似普通，但内蕴丰富，读来如置身深山空谷，如临月下荷塘，意蕴悠远。山水亦如书，江南清秀，像小诗小词；北方壮阔，像鸿篇巨制。

书中气象万千。这道美丽的风景夹杂杂着油墨香，有花开花落，流水潺潺；有金戈铁马，旌旗猎猎；有银河星汉，宇宙苍穹。走进书的风景中，你可以和过去娓娓叙谈，探视成长的痕迹，重温生命的过程，也可以同未来神交忧欢，同悲同喜。你可以漫步自然科学的沃野，采摘奇葩异卉，遨游文学的汪洋，拣拾耀眼的珠贝。你可以抵达神往已久的乐园，甚至登上梦寐以求的峰巅。你一旦走进这风景，风景便装饰了你的人生。

中国古典文学幅员辽阔，自《诗经》至明清小说，恍如从帕米尔高原到舟山渔场。其中绕不过的一座丛林，就是唐诗。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珠穆朗玛峰，浓缩了古典诗歌语言的精华。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的圣殿里站着两排神祇，其中一排便是唐朝诗人。读李白诗，如游黄山，烟霞变幻，奇峰异石，雄奇瑰丽之极。读杜甫诗，如登泰山，雄伟壮阔，气势磅礴之极。读王维诗，如游桂林山水，钟灵毓秀，然“诗中自有画，画中有诗”。读《离骚》，时而壮阔，时而婉约，时而幽静，时而苍茫，好像遍览三山五岳。而《徐霞客游记》等书本来就是记载各类景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旅行。饱览群书，即使足不出户也能遨游天地，欣赏无限风光。

名著的风景美不胜收。翻开《诗经》，蓝天白云之下，一泓碧水悠悠东

流，关关雎鸠声中，河边一个青年顿生无限情思，河对岸悠然采苕菜的姑娘正是青年迷恋思慕的对象。读《三国演义》，河山壮阔，风云聚散，烽烟滚滚，一场场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让人惊心动魄。读《白蛇传》，西湖的波光，金山寺的气象，你似乎踏上斜风细雨里的断桥，见证白娘子与许仙的倾城之恋。读《瓦尔登湖》，你会看到一片幽寂神秘的森林，湖水纯洁透明，山林茂密翠绿，月光徜徉在湖面的粼粼波光之上，湖水倒映着丛丛树影。面对纯美的自然，你的心灵也会回归纯净的世界。读《老人与海》，眼前展现辽阔的大海。老渔夫桑迪亚哥站在最高的岩石上，望着水天一色的大海，模糊了视线，却燃起了心中的热情和希望。

读书的风景有距离一说。近视则幽，远观则明。聪明之人常站在书外读书，有角度地读。正如苏轼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读书也同认识事物一样，需跳出局限，走出窄窄的心境去“一览众山小”。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既是诗人的人生总结，更是诗人对生活真谛的深刻揭示，也是一曲劝学词。

多一些率意而读，带一颗沉静的心步入书山小径，体会书中的风景，在风景中感悟人生从从容容。正如陶渊明的读书观，“好读书，不求甚解”，怎么高兴怎么读。可以想见，陶渊明眼中的书，一定都是满目清丽、满纸烟霞了。读到入神处，书中山水和心中山水重叠，书中人物和历史名流交织，穿越沧海桑田，与作者的心灵美好相遇。带着疑惑，寻找历史的斑驳。猛抬头，但见青山绿水，满目烟霞，风光无限好。